

单向度蓝

ONE
DIMENSIONAL
BLUE

城市蓝调系列
小资 著
阿尔 绘

上海文化出版社



单向度蓝

ONE
DIMENSIONAL
BLUE

城市
蓝调
系列
小资
阿尔
著
绘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向度蓝/小资编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8

(城市蓝调)

ISBN 7-80646-655-X

I.单… II.小…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9807 号

编 著 小 资

责任编辑 赵光敏

封面设计 周艳梅 小 资

插 图 阿 尔

版式设计 小 资

书 名 单向度蓝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icm.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125

图 文 226 面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1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655-X/I·448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速写或者涂鸦

- 002. Chill
- 004. 暗花
- 006. 谁在橱窗后面
- 008. 不一定
- 010. 菜刀
- 012. 春梦
- 016. 第一口苹果
- 018. Skin
- 020. 电冰箱
- 022. 缓慢
- 024. 飞了
- 026. 分裂
- 028. 粉红佛罗伊德
- 030. 昏迷
- 032. 九月的伊面馆
- 035. 一切除了女孩
- 038. 空气
- 040. 恋上你的厨房
- 042. 理智之年
- 044. 凌晨或者深夜的猫
- 046. 凌晨三点的一级方程式
- 049. Summer Time
- 051. 流星花生
- 054. 妈妈的枪

- 057. 沙发
- 059. 麻将
- 061. 吗啡
- 063. 魔戒
- 065. 人工智能
- 067. 摄氏
- 069. 另一个城市的终结
- 072. 生活在别处
- 077. 锁骨
- 080. 忘记它是她
- 082. 我们就是这样长大了
- 084. 吸尘器
- 086. 洗衣机
- 088. 像法国那样
- 090. 水怪
- 092. 一千种快乐
- 095. 地下铁事件
- 098. 泽西女孩
- 100. 最好
- 102. 作为宿命论者的魔法石
- 104. 亲爱的

蓝牙蒙太奇

- 108. 蓝牙
- 110. 赤脚
- 114. 有时跳舞
- 117. 除了
- 119. 链接
- 121. 棉花俱乐部
- 123. T恤
- 126. 低俗小说
- 128. 反复
- 131. 巧克力
- 134. 4
- 138. 青瓜刺身
- 140. 排骨
- 143. 切片
- 145. 离骚

六个故事

- 150. 单向度的蓝
- 161. 蓝在绿上
- 169. 生活的本质或者值得回味一生的性爱
- 181. 一条叫Paul Simon的内裤
- 191. 枕头
- 201. 只好同居

|速写或者涂鸦|
|BITTY SKETCH|

Chill

在一间屋子里。我很想能够将这里发生的事描述出来，然而，想得更多的是。

假如可以选择的话，我绝不会选择用文字的形式，也不可能用颜料或是某种乐器。因为这里很吵，更何况，我只对印刷品和塑料制的唱片有少许认识。直说了吧，我会选择做一个DV青年。来，把这一切呈现出来。

这样比较简洁。

这里有很多人。绝大多数，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也一样。所以，视线会自动地挑选出它喜欢的对象，就像电影刚开场时那样，我们会紧张地等待熟悉面孔的出现。嗯，往往是那些最值钱的脸，多半就是因为它们我们才来到这样黑乎乎的境地，渴望一睹那些迷人的眼睛，眉毛，嘴唇，和骨架子。可惜，我们的生活，却，总是。

很像来自第三世界的独立制作。

所以。有一个人出现在镜头的右边，移动着，转折着，若即若离着。女人，对于我们很重要。不，应该是，对于我很重要。摄像机举起杯子，喝了一口毡汤力，很朴实地随着这个女人的身体转动着，以确保她一直都能投射在画面中央。我们需要主角，尤其是女主角。于是，她开始和一个男人攀谈，并和所有人一样，摇摆着姿体。人们什么也听不见（我说过，这里很吵），也没有字幕出现。这有点像枪版影碟，只好将就着了。好在，主角的身姿比较好，比较诱人，比较秀色可餐。特别是，

当她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她的腰、她的臀部一个特写。好了。

没有人能看得清她的脸，至少，来不及看清整个面部的表情，它就转到一边，或是被其他的物体遮挡了。镜头常常在她裸露的，直接的，单纯的肩头上晃动。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尽管在技巧上有些模仿 MV，但它充分表达了摄像机白领化的趣味。是的，摄像机，DV 机，个人话语权的机器，有点顾影自怜。

让我们深入到 DV 机的深处，那躲藏在镜头后面的数码秘密。而这，就是文字的特权。我们可以让摄像机回忆，幻想，思考，论证，说谎。据说，所有的事情都和青春期有关，那短暂的十年决定了一切，包括这个晚上的强拍节奏，和声色犬马的诗意。

好吧，让我们收起机器，走过去和女演员握手，然后一起去做。

暗花

梦见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闭着眼靠在枕头上，我试图重组还残留着的片断。这种情形真有点像坐在灯已亮起的电影院里，银幕上还播放着演员表，喇叭里还响着片尾曲，但刚才还清晰走动的胶片已经变得七零八落，只有几格断断续续的画面留下些许影像，比如某个演员狡猾的笑容，或是一些花瓣跌落的慢镜头。

漫天飞舞的野花。在自己的梦里是不会出现这种浪漫的情景的，即使曾经可能有过，也从来不会留在我醒来时的记忆里。留下来的总是一些人影。实际上，重组梦境的工作总是从辨认这些人影开始的，而这无疑是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那个在不知名时间里和自己在一起的人到底是谁。她是谁呢？这次就是这样，我小心翼翼地揣摩着还剩在大脑皮层里的那一点点越来越稀薄的影像。然而在这揣摩之间我不得不睁开眼，只好承认已经醒来的现实。

事实是。我买过的第一张 CD 是一张林忆莲精选唱片，而且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商场的 CD 架前我犹豫的情形。人民币一百四十元。对，那是我所买的第一张 CD，因为之后大概过了两年，我才有第一台 CD 播放机，才买了我这辈子的第二张 CD。对了，我还记得这张处女 CD 有一个很煽情的名字，叫做《回忆总是温柔的》。

我认为，我梦见的应该是她，那个拥有我第一张 CD 的女人。完全不记得我是怎样将 CD 送给她的了。当我把包装完好

的唱片（应该只是撕下了总是那么难撕下来的价格标签吧）递到她手上的时候，我说了些什么？她又说了些什么？那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那到底是哪一年的什么时候？

不过忘掉了这些也不是了不得的事。现在，就这样决定了，刚才在梦里的就是她了。说服自己相信这个判断之后，我爽快地起床，找出林忆莲的《野花》放进音响里，听见恍如隔世的歌声响了起来，简直就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怀旧的时间到了”一样的歌声呀。幸好，现在是醒来的时间，天已经很亮了，这不是适合怀旧这种东西来的时候。

应该为梦见了一个曾经喜欢过的人感到高兴。一边刷牙一边听着另外一个房间里传来的歌声，我这样想着。不知道她后来会不会和我一样，不再喜欢结婚以后林忆莲唱的歌？或者会偶尔梦见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然后在想梦见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隔着敞开的半扇窗，可以望见五月午后的阳光，稀里哗啦地泼在乱七八糟的屋顶上。看着这样的景像，所谓梦见一个人，或是平生第一张 CD 这样的念头也就变得不那么执着了。

谁在橱窗后面

很少有橱窗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除非。

我快速地穿过街道，然后走在街道上。有时候，我会踩着斑马线越过一些背影。有时候，我需要向人们迎面扑去，在几乎得手的瞬间，机敏地闪开。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看着身体们在窗外晃来晃去，而我和一屋子人，无动于衷地装在移动着的机器里面。

实际上，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地下穿行的时间。它和我的卧室很像。只是，我从不在那里逗留。

当一个人在回想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就难免会和某些电影片段混淆起来。至少现在，我是这样。我感觉到当时就像一部摄影机，漫无目的地对着街景扫射，所有固定的以及移动的物体都在这样残忍的大屠杀中，不幸罹难。即使是在偶尔停多两秒的物件身上，被视线击中的往往也只是大同小异的衣服。是的，值得回味总是一些暴露的，或者并不暴露的衣物，它们的重要性超过了头发的长短、颜色和味道，也远远比摆动的四肢更有张力。

终于。橱窗出现在流动的画面。

镜头满不在乎地错过了它。一扫而过。然后，又晃了回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会是杜可风式的手摇镜头，大块大块模糊的色调在眼前铺展开来。不过，我看到的却是另一个经典片断：马丁·西斯柯斯在《的士司机》里呈现的街景夜色。是的，就是那段同样经典的电影配乐吹响时的画面。我得承认，这不过

是个错觉。因为。

下午烤鳗鱼般的阳光，透过半透明的墨镜折射进来。橱窗后面的冷气涌到玻璃上，前赴后继地变换着属性。那里面无疑是一个世界，有缺乏营养的灯光，以及发抖的皮肤。一件旗袍从容地寄居在橘黄色的桌子旁。桌子上摆放着六张或者九张纸牌，分成两排或者三排。好了，给这个地方一个长镜头。我们甚至可以停下来，给这个画面拍一组照片，然后印在80克的铜板纸上，连续地排列着，就像电影胶片的构成那样。这时的旗袍，总的来说，可以称之为红色，上面绣着一些细致的纹路，若隐若现。指甲也是红色的，不过是另一种调性的红。它不时翻开牌面，又将它们各自拿走，同时在同一位置替换上新的一张。当然，人们看见的总是那种印有神秘花纹的背面。请再等一会儿，给多一点耐心。就跟我那样。直到旗袍的主人抬起头，朝镜头望一眼。果然。我看清了整张脸，操纵命运的以及被命运操纵的脸。有人马上将她认了出来。嗯，就是她。

好在，一切都是暂时的。

不一定

生病。就像一不小心偏离了旅行的既定轨道，忽然走到一条仿佛不存在的走廊上似的，会遇到平时不太留意的人影和姿态。在日常随波逐流的奋力挣扎日子里，如果稍微停留一下，也许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人影姿态一直就在一旁浮动。然而只有真的不得不掉进生病时空里的时候，才会确实呼吸到这种病态空气的质感，那种不得不茫然面对生与死命题的要命的质感。

我坐在医院的椅子上，若无其事地看着散落在各处的人，安静地坐着的，不安地晃动着身体的，缓慢地走动着的，以及同样若无其事地等待着的。这是一个神秘的空间，一切都意味深长地屏住呼吸，不管是黯然的，还是忐忑的，甚至流露着莫明的兴奋神色的，都在稀薄又沉滞的空气里显得有些变形，就像有某种看不见的物质正在阴险地扭曲着另一些试图延续下去的物质。

这是一个不一定的状态。

在由身体某处异样跳动引发的一种接近绝望的情绪之中，我只想拼了命地抽烟。对，是拼了命地抽，连续不断地大口大口吸气，让烟叶燃烧带来的气体迫不及待地涌进胸腔内部，这可以给我的身体一个确凿存在的证据。然后一根接一根地消耗着镶着褐色滤嘴的白色小棍子，通过这种几近疯狂的吮吸，仿佛可以无限接近死亡的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只想尽快消耗掉剩余的时间、物质、空气和无形无色无味的疼痛。让所

谓结束以及等待在一瞬间就完结掉。

然而，我依然完好无损地留在这个随时可以离开的建筑物里，想象着这一刻在若干时间之后，从往返交错的记忆里灰飞湮灭，甚至连一小道滑痕都没有。所以当我走到大街的太阳下面，穿过滑来滑去的人群、场所和钟点，我一直将那小块纱布留在左手背的中央。

它是我活下来的见证，是我短暂抽离的痕迹，是我细小得可笑的存在主义伤口。这个另外的白色覆盖物，在我欲望浮动的视线余光里夸张地自我炫耀着。啊哈，这大概就是一度沾在萨特手中的那张潮湿的破纸片，就是梁小斌曾经踢偏了的那个足球了吧。也不过如此。

当各种各样的脸铺展着各种各样的表情贪婪地吃掉我的目光，我还是弄不懂它们到底会从哪里延伸到哪里去。没有什么是值得感激的，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厌恶的，这个正常的时空依旧没有道理地正常着，我也一样。所以我只是没有道理地想着深田恭子漂亮的面孔，她站在日剧《蛋糕上的草莓》里的夜色里说：

活着这件事太不一定了。

菜刀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有些耸人听闻的物件。它就放在饮水机旁的瓷砖台子上，是一把崭新的刀，样子年青而充满生气，有一个饱满的金黄色刀柄，一看就是那种很有质感的厚实的刀。我打消了拿起来掂量一下的冲动，只是瞥了它一眼。

尽管屋里的凶器很多，比如枕头、空啤酒瓶子、以及没有防盗网遮拦的九楼阳台，但都不像这把菜刀这样凶险。因为住所里并没有厨房设备，菜刀的存在不免就显得有些碍眼，所以每次去接水喝的时候看见它亮铮铮地摆在那里，心里总有点不自然。

不过是把多余的菜刀罢了。

我拿着杯子回到房间里，打电话给另一个城市的M。接电话的是M的老公，他没有听出我是谁，也没有盘问我，就叫了M来听电话。

不太记得我要和M说什么了，不过这也没什么，M总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曾经有一次她兴奋地发表了一大通关于性的看法，搞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过这回她显然心情不怎么样，所以说了好几句类似了无生趣的话，不外乎是三十多岁没什么事做的妈妈的抱怨。我有点想安慰她，就问其实你想要的是什么呢。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电影《麻将》里的对白。果然，她说的就是对白的下一句：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接着她开始简略地回顾她人生追求的演变历程。我就是从这里开始开小差的，将话筒换到另一只手上，躺

到床上把垫背的枕头抱在怀里。这让我想了一下放在厨房里的那把菜刀。

不知为什么，她说起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说她最近才看，并不觉得有什么意思。是啊，也就那么回事，只是我觉得还有点意思吧。我一时想不起该就这部小说说些什么，只好这么敷衍着。她继续说，其实我觉得和卫慧那篇《上海宝贝》差不多呀，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网上骂她呢。我没有看过卫慧的文章。我很老实地承认。可能是卫慧红得太快，人也太嚣张点吧。M开始为卫慧辩解，其实很多女人都很羡慕卫慧那种生活方式呀。

这时，我完全心不在焉了。毕竟我不是为了村上春树和卫慧打长途电话的。我差点对M说你干脆上网去，随便找个论坛发张帖子，一定会有一大堆回帖的。不过，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觉得拿话筒的手臂已经酸痛起来。M的话里突然提到另一个女人的名字，这让我警觉。是我以前一个女友的名字。你问问她，她的想法一定和我一样。M强调着又说了一遍。是吗？我随口问。是呀，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呗。M又叹了口气。

是呀，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呗。

我又将话筒换了只手，甩着僵硬的手臂，突然想我应该带着菜刀上街去转转，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让活着变成另外一回事？